

西南史地文獻

第十二卷

中國西南文獻叢書



中國西南文獻叢書·第三輯

西南史地文獻

第十二卷



本輯主編：繆文遠

副主編：徐麗華

張振興

辛佩峰

本卷目錄

黔志	〔明〕王士性撰……………	一
黔書	〔清〕田雯撰……………	九
續黔書	〔清〕張澍撰……………	一二三
黔記	〔清〕李宗昉撰……………	二一七
滇黔志略	〔清〕謝聖綸撰……………	二六五

【明】王士性 撰

黔志

《黔志》，明王士性撰。士性字恒叔，天臺人。本書據一九三五年中華書局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排印清曹溶輯刊陶越增訂《學海類編》本影印。原書尺寸十八點三乘十三點五厘米，版框尺寸十四點二乘九點三厘米。

黔志

明 天台王士性恆叔著

貴州古羅施鬼國。自蜀漢犍曾有火濟者。從諸葛武侯征孟獲有功。封羅甸國王。歷唐宋皆不失爵土。洪武初元。宣慰使嚮翠與其同知宋欽歸附。高皇帝仍官之。爲貴川宣慰使司。隸四川。其思州宣慰使爲田仁智。思南宣慰使爲田茂。安暨鎮等府隸湖廣。普安鎮甯等州隸雲南。嚮翠死。妻奢香代立。宋欽死。妻劉氏代立。劉氏多智術。時馬晡以都督鎮守其地。欲盡滅諸羅酋。代以滇官。乃以事裸撻奢香。欲激怒諸羅。爲兵端。諸羅果怒欲反。劉氏止之。爲走懇京師。上令招奢香至。問曰。汝誠苦馬都督。我爲汝除之。何以報我。奢香曰。世戢羅彝。不敢爲亂。上曰。此汝常職。何云報也。奢香曰。貴州東北有閒道。可通四川。願刊山通道。給驛使往來。上許之。謂高后曰。吾知馬都督無他腸。然何惜一人以安一方。乃召馬斬之。遣奢香歸。諸羅大感。爲除赤水烏撒道。立龍場九驛達蜀。今安氏卽嚮翠後。

貴州設山上。中高而外低。如關索。乃貴鎮山。四水傾流。內無停蓄。北二水一出涪江。一出瀘江。東一水出沅江。南二水一出左江。一出右江。有水源而無水口。故是行龍之地。非結作之場也。

貴州多洞壑。水皆穿山而過。則山之空洞可知。如清平十里雲溪洞。水從平越會百里來。又從地道潛復流雲洞盡處。水聲湯湯如溪流。洞右偏土人又累石爲堤。引支水出洞南。灌田甚廣。新添母珠洞發衝

六七里。陟降高崖。卽見流水。入山椒穿洞過。出水處亦一洞。乃名母珠。嘗有樵者至洞中。數石子隨一大石。似子逐母。夜有珠光故名也。最奇者。普安碧雲洞爲一州之壑。州之水無涓滴不趨洞中者。乃洞底有地道。隔山而出。洞中有仙人。曰高下可數十畦。石塹迴曲。界限儼如人間。豈神仙所嘗種玉禾者耶。其無水而曠如者。偏橋飛雲洞。由月潭寺左拾級而登。仰視層巖如蜂房燕窠。級窮上小平臺。石欄圍繞。臺後崑嵌入巖絕巖上如居人。重簷覆出。而石乳懸竇。怪詭萬狀。洞前立二石。突兀更奇。他如鎮遠凌園洞。清平天然洞。安莊雙明洞。與平霸喜客泉。安莊白水。或道左而未過。或與過之而未窮其勝。不能一一紀之。

出沅州而西。見州卽貴竹地。顧清浪鎮遠。偏橋諸衛舊轄湖省。故犬牙制之。其地止借一線之路入滇。兩岸皆苗。晃州至平夷十八站。每站雖云五六十里。實百里而遙。士夫商旅縱有急。止可一日一站。破站則無宿地矣。其站皆以軍夫。辰州以西。輻輳無大小官。無貴賤。輿者皆以八人。其地步行山中。又多蛇霧雨十二時。天地闇忽。閒三五日中一晴霽耳。然方晴候雨。又不可期。故土人每出。必披氍衫。背箭笠。手執竹枝。竹以驅蛇。笠以備雨也。諺云。天無三日晴。地無三里平。其開設初。只有衛所。後雖漸漸改流。置立郡邑。皆建於衛所之中。衛所爲主。郡邑爲客。紳拜表祝聖。皆在衛所。衛所治軍。郡邑治民。軍卽尺籍來役戍者也。故衛所所治。皆中國人民。卽苗也。土無他民。止苗彝。然非一種。亦各異俗。曰朱家。曰蔡家。曰仲家。曰龍家。曰曾行龍家。曰羅羅。曰打牙。曰獠。曰紅狗。曰花狗。曰東苗。曰西苗。曰紫蓋苗。

總之槃瓠子孫。椎髻短衣。不冠不履。刀耕火種。樵獵爲生。殺鬪爲業。郡邑中但征賦稅。不訟鬪爭。所治之民。卽此而已矣。

本朝勾取軍伍。總屬虛文。不問新舊。徒爲民累。惟貴竹衛所之軍。與四川雲南皆役之爲驛站。與夫糧不虛糜。而歲省驛傳。動以萬計。反得其用。

彝人法嚴。遇爲盜者。紮其手足於高桅之上。亂箭射而殺之。彝俗射極巧。未射其心。誓不能頃刻死也。彝性不畏亟死。惟畏緩死。故不敢犯盜。貴州南路行於綠林之帶。防禦最難。惟西路行者。奢香八驛。夫馬廚傳。皆其自備。巡邏干振。皆其自轄。雖夜行不慮盜也。彝俗固亦有美處。

貴州土產。則水銀。辰砂。雄黃。人工所成。則緝皮爲器。飾以丹朱。大者箱櫃。小者筐匣。足令蘇杭卻步。雄黃一顆。重十餘兩者。佩之宜男。土官中有爲盤爲屏以鎮宅舍者。砂生有底。如白玉臺。名砂牀。箭頭爲上。牆壁次之。雖曰辰砂。實生貴竹。

關索嶺。貴州極高峻之山。上設重關。掛索以引行人。故名關索。俗人訛以爲神名。祀之。旁有查城驛。名頂站。深山邃箐。盜賊之輩。實繁有徒。縉紳商賈。過者往往於此失事。當以一衛尉統邏卒護之。

安宣慰。唐時人家渠。謂歷代以來皆止羈縻。卽拒命。難以中國臣子叛逆共論。故時作不靖。弗安禮法。其先宣慰不逞。陽明居龍場時。向貽書責之。其後安國亨格詔旨。朝廷遣使就訊之。令其囚服對簿。赦弗征。而國亨後亦竟桀桀如故。院司弗能堪。今安疆臣襲父復悖戾。不遵朝廷三尺。如貴竹長官司改縣。

已多年而疆臣猶欲取回爲土司。天下豈有復改流爲土者。故江長信疏欲勦之。未知廷議究竟何似。養龍坑長官司有坑在兩山之閒。停蓄淵深。似有蛟龍在其下。當春時騰駒游牝。彝人插柳於坑畔。取牝馬繫之。已而雲霧晦暝。類有物蜿蜒與馬接者。其生必龍駒。

鎮遠滇貨所出。水陸之會。滇產如銅錫斤止值錢三十文。外省乃二三倍其值者。由滇雲至鎮遠共二十餘站。皆肩挑與馬羸之負也。鎮遠則從舟下沅江。其至武陵又二十站。中閒沅州以上辰州以下與陸路相出入。惟自沅至辰。陸止二站。水乃經盈口竹站黔陽洪江安江同澗江口共七站。故士大夫舟行者多自辰溪起。若商賈貨重又不能捨舟。而溪灘亂石險阻。常畏觸壞。起鎮遠至武陵下水半月。上水非一月不至。

思石之閒。水則烏江發源。播之南境。下合涪江。陸與水相出入。此川貴商賈貿易之咽喉也。卽古牂牁夜郎地。思南府西有古牂牁都城。漢末所築者。古牂牁郡領扶歡夜郎等縣。或云夜郎在珍州。珍屬播。與今思明接界。

播州東通思南。西接瀘北。走綦江南距貴竹萬山一水。抱遶縈迴。天生巢穴。七日而達內地。然其地坐貴竹。而官繫川中。故楊酋應龍伺川中上司則恭。見貴竹則倨。川議賞貴議勦。非一日矣。及王中丞繼光倉卒舉事。挫辱官兵。於是天討難留。而又加以七姓五司。素被傷殘。赴闕請勦。然彼酋畏懼。天兵之至。情願囚首抹腰。聽勘處分。蓋彼酋因子死巴獄。而又防七姓之侵陵。故死不敢入重慶。而不憚囚服了。

事者其情也。何敢輒萌他變。而此中以曾拒王師。故心疑之。而不敢前。余弟圭叔守重慶。說知頗未單。車入往諭之。彼遂出松坎來迎。松坎者。此入三日。而彼出五日程也。其後乃於安穩塔。蓋衙門聽司道贊畫。入勘贖鍰而罷。是行也。實資於數萬師矣。

【清】田雯撰

黔書

《黔書四卷》，清田雯撰。雯字蒙齋，山東濟南人。本書據一九三五年中華書局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排印清咸豐伍崇曜校刊《粵雅堂叢書》本影印。原書尺寸十八點三乘十三點五厘米，版框尺寸十四點二乘九點三厘米。

序

嘗考讀古今輿圖疆理之書。所載山川之隆窪。財賦之豐瘠。與夫士馬甲兵人材風俗之備詳。誠有資於治術矣。而文采則不足。及觀歷代詞人才子賦名都言井里。擷蟲魚草木之華。多宮闕城郭之盛。極其偉麗矣。至於攬景物之蕭條。感變聲之衰颯。亦復淒涼悲慨。喟微含商。然以語於治之得失。民之休戚。則概未之及也。蓋著述之不能相兼如此。今讀中丞蒙齋先生黔書。則不然。先生之書。蓋專爲治黔者法也。黔地居五溪之外。於四海之內爲荒服。其稱藩翰者。未三百年。其地尺寸皆山。欲求所謂平原曠塹者。積數十里而不得。袤丈其人自軍屯衛所官戶戍卒來自他方者。雖曰黔人。而皆能道其故鄉。無不自稱爲寓客。其眞黔產者。則皆苗獠犵狁之種。劫掠仇殺。獷悍難馴。易於負固。其土田物產。較他方之瘠薄者。尙不能及十之二。夫以黔之地之人之不可倚以守也。如彼。其土田物產之無可利賴也如此。夫國家亦何事於黔哉。吾聞先生之言曰。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。而滇楚之吭可扼。國家數十年來。亦知荒落之壤。無可供天府之藏。猶且日仰濟於他省。歲糜金錢而不惜者。救甯之道。固如是也。然則黔治則有與之俱治者。黔亂則有與之俱亂者。先生以英偉之才。深沈之識。身處其地。知之審慮之周矣。故其爲書。於所以致治而防亂者。三致意焉。道里之險易。必詳之。所以謹偵伺嚴往來也。山谷之紆曲者。徑遂者。必分別誌之。所以慎封守。飭固圉也。夫治蠻徼者。審其地利。察其人情。始焉必無以啓之。而繼焉必有以制之。慎稽其出

入之門戶。熟悉其黨與之離合。防其阨塞。絕其句連。禁其剽掠。審其器械材力之長短利鈍而善禦之。所謂有以制之者也。使之雖安於其習俗。相樂於其燕閒。率苗勿驚於擾索。土司勿困於誅求。所謂無以啓之者也。故先生之書。既重於嚴兵守土。而尤重於羈縻撫綏。每於前人定亂服叛之舉。其不事張皇。不煩兵革者。必津津書之。以爲前事之不忘。後事之師。此先生所以治黔。而即可永爲治黔之法者也。雖然。先生之爲是書。又不獨以經濟自負也。蓋其英偉之才。深沈之識。具雄奇而擅奧博者。又實爲詞人學士之宗。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。皆幸有先生以發其菁英。而抒其藻麗。是故椎蠡刻木。皆可入王會之圖也。踏月吹笙。皆可作名郡之賦也。飛雲白水之瀑。可以媲美於台廬也。濟火關索之名。可以核實於紀載也。牡丹之花。並於洛陽。漏洼之產。雄於冀北。以及丹砂卉革。硃礪。雄黃之屬。皆豔稱而悉數之。使人之視黔。以爲名邦。以爲樂土。慕而安之。美而賦之。蓋不欲使天末一隅。爲曹鄴之無譏于季札。且將如吳蜀之見賦於左思。先生之於黔。不亦思深而意長乎。後之讀是書者。既賴以治黔。而又資其餘材。以考據史傳。乞靈詞賦。則是書也。豈獨與爾雅方言。與夫稽含之狀。鄼元之注。同日而語哉。至於龍場之祠記。尊昔先民。而不以異同相詆訾。則尤崇獎激厲之盛心矣。嘉炎來黔。受其書而讀之。不禁快然曰。是書也。經濟文章。任人之攜取。而各得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。蓋著述之兼美者。莫踰於此矣。因樂爲之序。以附不朽云。

康熙庚午九月浙西徐嘉炎華隱序

蒙齋說

德州田綸霞先生。山撫吳。徙鎮黔中。自號曰蒙齋。而屬余爲之說。余考易之蒙卦。上艮下坎。坎之陽爻爲九二。其辭曰。包蒙吉。艮之陽爻爲上九。其辭曰。擊蒙利。禦寇。蓋九二以一陽爲內卦之主。統治羣陰。繫之以包。有含容之義。含容者。非徒事於樞。將以教思爲涵育者也。上九以剛居上。治蒙過剛。繫之以擊。有奮迅之意。奮迅者。非徒事於斷。將以時行爲變革者也。使徒事於樞。則弛而不嚴。而剛柔不可以相接。徒事於斷。則慘而不舒。而上下不能以皆順。夫子之象。皆治蒙之効也。然治蒙之道。以教育爲本。不得已而時至事起。則變以革之。故有內外之分焉。而序卦亦云。蒙者。蒙也。物之穉也。物穉不可不養也。然則包之者。居先擊之者居後。義固有不可易者。先生自吳來黔。黔之民盡蒙之甚者也。芘愚闇塞。而弗率厥迪者有之。桀驚而不可馴者有之。先生曰。吾以身處乎蒙之中。而與之相習。然後可以無所拒。無所不容。以爲之包。而可無所事於擊。蓋擊蒙者。任才而包蒙者。必先任德。上之過剛。誠不若二之剛中也。而蒙之義全矣。故先生之治黔。率養之以寬。而人皆革面。舉而措之天下。亦猶黔也。然則先生殆精於蒙卦之義。而乃以蒙自命者耶。若夫以養正爲聖功者。註疏云。懷德於隱。使人莫能測其淺深。先生則誠有之。而豈余之所能淺窺乎。或曰。童蒙求我。初筮告。先生於此。殆又有虛懷好問之義焉。是說也。亦當質之於先生。浙西嘉炎又題。